

◆漫游湘西南

椒林的夜

龙良如

秋夜,凉风似水。我们一行人,在椒林的夜空下漫步。

天际辽阔高远,呈暗沉的墨蓝色。云极淡极轻,绕着满天星辰轻舞,一会儿聚成一团,舞出千姿百态,一会儿化作轻纱、飘成薄雾,显得飘渺而梦幻。

天并未完全黑透,近处的树木、稍远的山峦、远处的群峰都影影绰绰,仿佛蒙了一层轻薄的黑纱,散发出诱人的神秘气息,让人想前去一探究竟,又心生怯意。我们刚经历一番小酌,即使如山鼠般胆小,此刻,也敢朝黑暗深处迈步。黑夜,其实是极包容的,我们朝前走一步,它就后退一步,我们便一直走在不太厚重的夜色下。也许夜的黑,其实不会那么彻底,总会留给人们一丝余地,一些无法捕捉的光亮。

我们沿着公路漫步,河水轻吟浅唱,秋虫啾啾低鸣。偶尔传来三两声犬吠,撕破夜的宁静。它到底是善意的,不然,早该撵了过来,把我们吓得四处飞奔了。有风刮过,山林也在窃窃私语,是我们惊扰了它们的清梦?或者,是托风儿捎几句口信,带给前方的知己?大山一直沉默不语。它们历经沧海桑田,到底见过大阵仗。

我停下脚步,回望来时的路。我们居住的

山庄,静卧在不远处,装修古色古香,院内灯光如昼,仿古亭台霓虹璀璨,在夜幕下如梦如幻。一个念头闪过脑海:若把那夺目的白炽灯、斑斓的霓虹灯,都换成迎风摇曳的烛光,或挂上带防风罩的马灯,该是多么美妙!

恍惚间,我看到不远处的树林后,晃过一丝微光,依稀传来“嘚嘚嘚,嘚嘚嘚”的马蹄声。须臾,有人举着马灯,牵着驮着重物的马队朝山上走去。他们或穿对襟长衫,或着短袄阔裤,有人手执长烟杆,有人握着短烟袋,个个面色从容。宽口青布鞋踩在青石板路上,没有多大的声响。只有那疾步前行的马蹄声,在千年湘黔古商道上久久回响,渐渐消失在夜色深处。

我看到更远的密林间,闪过几位身着瑶服的壮年汉子,他们扛着长枪,疾步如飞,正和外来侵略者周旋。“腥风血雨满山林,巍巍雪峰垂悲泪。”步伐矫健的阿哥、身手敏捷的阿妹,纷纷挑着沉甸甸的担子,冒着隆隆炮火,往前线运送食物、医用品,再把伤员背进深山救治。成千民众奋起反抗,上万将士浴血奋战。前方的马颈骨(地名),呐喊声振奋人心,枪炮声响彻山谷……我听到了胜利后的欢呼,听到了湘西会战大捷后的喧天锣鼓,看到了气壮山河的壮举!

我看到扶贫工作队走进大山,马路拓宽了、楼房长高了、院落变美了,满山桃花烂漫,满坡桃李飘香,田间传来悦耳的歌声——《我家在椒林》。憨厚的村民们,脸上都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我看到后山的沁潇湘水厂,热火朝天地生产着。汨汨山泉水,淌出致富河。一车车甘甜可口的山泉水,拉向山下的山门镇——山门,雪峰山之门!我们的先人,竟敢给八百里雪峰山开启一扇门!这是何等的壮志?何等的气魄!

蔡锷将军走出这山之门,掀起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浪潮。

一代代山门人,通过不懈努力,打开了幸福之门、奋斗之门、崛起之门、复兴之门!巍巍雪峰山,悠悠黄泥江,在飒爽的风里,在浩渺的星空下,在静谧的夜色中,都进入甜美的梦境。它们的梦,都充满了欢欣吧?

我们手握微凉的山风,身披清淡的星光,踏着历史车轮反复碾轧的辙印,朝灯火通明的山庄走去。或深或浅的黑暗,终是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身后。

椒林的夜,更深,更静,更美了。
(龙良如,洞口人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◆岁月回眸

儿时乐园雨林山

伍想德

雨林山是伍氏家族的靠背山,呈圆锥形,面积两平方公里,长着满山的松林。一些古老的松树,树干需要三人才能合抱。这是伍家人的柴火山和建房木料山。我的老家大祥区面铺乡何家村,每个姓氏的家族都有长满松林的靠背山,如银家的水口山、深塘李家的李家山、白竹张家的张家山、阮家的穷木山、任家的田螺山、何家的天子山等。松树好种,不论贫地沃土,不管天旱雨淋,也不管夏热冬雪,它都坚韧挺拔,四季长青。

雨林山不光是伍家的靠背山,更是我儿时的乐园。伍家这一辈男女儿童二十余人。这里没有游乐园,没有风雨桥,更没有剧场、电影院,唯有雨林山是我们的乐园。

它是我们放牛的场所。我们都是放牛娃,水稻、豆类生长季节是不能牵牛到田埂上吃草的,只能放到雨林山边的青草坪上。让牛吃饱吃好是我们的任务,也是儿时的第一大乐趣。

它是我们逗小鸟玩的场所。松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小鸟,如山雀、斑鸠、画眉、喜鹊等。它们在树上筑巢下蛋,繁衍后代。它们在树上鸣叫唱歌,追逐打闹。一次,我们好奇,爬到树上,看巢里鸟蛋的模样,发现有几只雏鸟。它们鸣叫极凶,直到把我们逼下松树才安定下来。几只松鼠在树上“观战”。当我们在地上佯装追捕松鼠时,它们便拖着大尾巴一溜烟爬到树上,一对对贼溜溜的小眼睛瞄着我们,仿佛在对我们喊话:“有种的快爬上来吧!”

它是我们取蘑菇的场所。山里长出的蘑菇特别多,这里林密

落叶多、青苔草皮多、地湿土地肥,最适合各种蘑菇的生长。春天有雁鹅菌和茅草菌,菌皮呈褐色,特别香甜鲜嫩。那时家里没有肉吃,就靠这菌类改善生活。夏天雨林山成了绿色的海洋,挺拔的松树生机勃勃,是一幅天成的画卷。这时山里的菌类更多,有绿豆菌、红豆腐、梨子菌等。孩子们只要起得早,一取就是一大篮。有时下雨,中午又可以取一篮,吃不完就晒干卖钱。秋天,山里有松毛菌,它长在茅草或青苔里。这种菌子很珍贵,我自己舍不得吃,就拿来送外公或祖父,或拿去卖钱换油盐。冬天的菌子很少,只有那朽树桩上长出一窝一窝的冻菌,碰上了就是半篮子,这就靠碰运气了。

雨林山还是我们捡柴火的场所。那时获取柴火很困难。平时,大人们把田野里的芦苇杂树砍下来,堆在禾堂里备烧。此外,就靠我们这些孩子在雨林山拾柴火。我们经常提着篮子穿梭在雨林山,拾松球、枯枝和树皮,用竹爪捞松毛针,每天上午要捋两箩筐。在完成任后,我们会玩一种叫“打叉”的游戏。最过瘾的还是捡“冰棍子柴”。过去一到寒冬腊月,就会下雪结冰,南竹结冰弯到地上,有些松树枝结冰也会断裂掉地。这时,我们就到白雪皑皑的雨林山捡冰棍子柴,真如《智取威虎山》中杨子荣所唱:“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,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……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,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,迎来自色换人间。”

(伍想德,原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)

◆湖湘三百六十行

卖自来水

唐文林 王艳萍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城市里,自来水并不是家家都有。那时候,一个居民区才有一个水龙头供水。每个供水点都有专人负责,白天定时放水。我们小时候,在邵阳市高家巷就有一个供水点。供水点的水龙头是装在一个木亭里的,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天白天按时上班。人们排着长队买水,一分钱买一挑水。晚上下班了,看龙头的人就给木亭上锁。这样的情形,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。这样,就产生了“担水工”——专门到自来水站挑水,再送到需要的人家,挣一点辛苦钱。

现在,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,卖自来水这一行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卖自来水



儿子求学点滴

李红莉

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,儿子已工作两年了。回想起他求学的点点滴滴,仿佛就在昨天。

小时候,他记忆力非常好,五岁那年我便送他上了小学。可就在那年我却下岗了,为了减轻他爸的压力,我在街边盘了个小店子,和我妹合伙做起了鲜花生意,也卖一些精品小饰件,经常要外出进货。店子虽小,生意却是出乎意外的好。只是整天忙于挣钱,却无暇顾及儿子了。他爸是医生,一年到头没有一天休息,每个星期还得上一个夜班。平时,儿子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学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儿子迷上了打游戏。有一次,他爸发现后胖揍了他一顿。可没过几天,身上的伤疤还没好,他又去游戏厅了。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在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果断放弃了鲜花生意,虽然心里有诸多不舍。此后我每天准时接送他上下学,不敢有半点疏忽。他放学回家,我就督促他写作业,复习功课。晚上,让他看一些有益的课外书,并且每天要他写一

篇日记,以提高写作水平。

很长一段时间,儿子都很叛逆。为督促他学习,我把客厅改成书房,家里三个人每人一个小空间。我和他爸闲下来都会看书。在这样氛围当中,儿子学习渐渐自觉起来,也渐渐爱上了阅读。成绩也突飞猛进,每次考试基本都是全班第一。

那时候,我没给他报什么兴趣班。我同一班的儿子和我儿子刚好同岁,她和我想法一样,周末我们常相约带着孩子去郊游,也常结伴去图书馆看书。很快,儿子的写作水平蹭蹭上去了。有一次,他写的《春游云山》在全国小学生作文竞赛中获了一等奖。

上初中以后,他迷上了打篮球,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都不会放过。为此,他常常忘记进教室上课,班主任罚他扫了一个月教室也没用。后来我和他爸商量,让他去考长沙南雅中学,让他有学习的动力。这招还真见效,告诉他后,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,学习铆足了劲。后来,经过权衡,儿子放弃了去南雅中学读书,选择了武冈二中。高中三

年,他的成绩基本是全年级第一。最后,他以高考628分的成绩,被湘雅医学院录取,专业是8年制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。

大学期间,他曾一度像孙猴子到了花果山,放飞了自我,又迷上了游戏。

担心他的学业,他大二的时候,有一次我和他爸到学校,正好撞上他寝室里的四个人全都在聚精会神地打游戏。那天并不是周末,当着室友的面我们并没有说他。等他出来以后,他爸狠狠地训了他一顿。那天晚上,我们一起在校园散步,走了很久,也聊了很久。他很惭愧,说以后会努力,让我们放心。自那以后,每个学期他都能拿到学校奖学金。

经过层层筛选,大七那年他顺利留学美国。留学期间,他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二十五岁那年,儿子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证书,入职湘雅附二医院。

希望他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,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,不负国家多年栽培。

(李红莉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◆六岭杂谈

碎了的阳光

申云贵

已是大雪时节,小区里的柳树蔫巴巴地站在水沟边,有些叶子已经发黄,有些叶子变成了黑色,大部分叶子还是绿的,不知是现在冬天没有以前寒冷的,还是柳叶舍不得离开这繁华的红尘。可那株银杏,在小区那一片绿影中闪耀。我平时在小区走动,从没注意到那株隐在绿树丛中的银杏,忽然看到它时,它一树叶子全都成了金色,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,让人猝不及防。

很多人在欣赏那株银杏,有些人还拿出手机拍照。

太阳出来了,很暖和。我沿着小径走向那株银杏。树下、草丛以及旁边的水沟落满了金色的叶子,像小扇子,像黄蝴蝶,像碎了的阳光。我有点不解:别的树的叶子落下来就腐烂了,变成了黑色,可银杏的叶子落在地上,依然是金色,闪着光,像对着人笑。

一个漂亮的女孩捡起一片金色的叶子,放在眼前端详了很久,忽然对旁边的男孩说:“你看新闻了吗?琼瑶离世了。”我瞬时伤感起来。这些日子,到处在传琼瑶去世的信息。说起来,已有很多年没有听到琼瑶的消息了,但在我心里是生了根的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,是没有人不知道琼瑶的。她的爱情小说像一阵风,刮得人热泪盈眶。后来,她的小说变成了电

视剧,又刮起了一阵风,这阵风刮得年轻人神魂颠倒,就连老人也被刮得如醉如痴。

我那时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,最喜欢看她的《烟雨濛濛》和《一帘幽梦》,白天看,晚上也看。白天看,吃过很多亏,因为有时上课时偷偷看,结果被老师发现,一顿狠批,没收了书,回家后又“吃”父亲一顿“笋子炒肉”。晚上看,耽误了好多睡眠,熬干了好多灯油。有一次,躺在床上就着煤油灯看《一帘幽梦》,看得入了迷,煤油灯烧掉了一大块头发都毫无察觉。第二天,大家都看着我笑,才知头发被烧“破了相”,只好剃了光头。多么美的爱情,多么感人的故事啊!一个把小说写得那么美那么感人的人,肯定是一个有爱、有情、热爱生活的人。

听说琼瑶留有遗言,大意是要朋友们不要悲伤,不要难过,她已翩然而去。多好的人啊,就算离去,也有爱,有情!只是这从容、轻盈的离别,也让人泪水潸然。是的,她已“翩然而去”,可她留下了《烟雨濛濛》,留下了《一帘幽梦》,留下了《在水一方》《还珠格格》……

起风了。我伫立风中,和银杏对视。金色的叶子旋转着,翻滚着,翩然而下。好美啊!我的心也在风中旋转、翻滚。似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:我有一帘幽梦,不知与谁能共……